

王波 著

野人之谜新探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野 人 之 谜 新 探

王 波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野人之谜新探

王 波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胜利路132号

出 版 行
发 行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机 关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5 字数：12万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科技新书目：199—361

印数：1—5 800

ISBN7-5023-0432-0/N·15 定价：1.95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介绍国内外努力寻求解开“野人”之谜的概况。作者较全面地介绍了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各地发现的大量“野人”线索，重点介绍了近代中国对神农架“野人”考察的情况。内容丰富，具有真实感、有神秘感和趣味性，还可以增进知识。本书可供生物学、人类学等专业人员，大、中专学生，以及对“野人”、“雪人”感兴趣的广大成人和青少年阅读和参考。

序 言

从进化论的创始人英国学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人类原始》一书至今的100多年来,对于人类起源于某种似猴的或者说似猴的祖先是个体质进化的过程这一论说已被人们普遍承认的了。达尔文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提出的、证明人类与其它高级灵长类有着亲缘关系的证据,大多数是基于解剖学上的相似性。自达尔文提出了假说之后,首先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化石证据,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类确实是进化而形成的,同时也证明了人类和其它高级灵长类动物是有着共同祖先的亲戚,其次是更能说明人类进化过程的人类“活化石”的发现。

长期以来,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鄂西北的神农架、帕米尔高原以及北美洲、苏联、阿富汗和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也不断地传来关于发现一种躯体高大、遍体长毛、直立行走、不长尾巴的人形动物的消息,而中国则是发现这种人形动物较早的国家之一。许多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认为,这种动物可能与人类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正不惜花费很大的精力在进行紧张的科学考察和研究,这也就是举世关注的对于“野人”之谜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它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关于创造人的正确论断,而且还能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祖先及其进化发展的过程。

“野人”到底是否存在,众说纷纭,至今仍然还是个

谜。但为了揭开这个谜，不少有志于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工作者在为之奋斗，至于结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关于“野人”，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工作。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解放以来也有过三次有组织、且颇具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第一次是五十年代，主要考察目标是西藏雪人，有几位在国内很有声望的著名科学家也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但最后结论却只被认为西藏雪人可能是一种喜马拉雅熊；第二次是六十年代，主要考察目标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野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结果也只以打死一只长臂猿而告终；第三次是1976年的冬天，是从湖北神农架林区党委的五位同志在黑夜的林区公路边发现了一个类人动物开始的，这次考察活动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最终也还只不过是收集了一些毛发标本，并无什么类人动物的踪影。至于发现的窝巢和粪便等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足够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是属于何种动物。考察队队员发现了很多特大的脚印，并灌制了大量的石膏模型，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这些脚印的可靠性。综合一下怀疑论者的观点，大致可有如下数种：

一、倘若说是真有野人存在，那么为何找不到一根骨头或者化石？

二、在野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从未发现过任何工具，因此不可能是人。

三、如果要维持种族的继续生存，必须拥有一个最低基数的种群，但现在却尚未发现这种种群。

四、野人的目击者全部是当地老乡，没有一个是动物学家或者人类学家。

五、所谓西藏的雪人可能是喜马拉雅熊，西双版纳的是

长臂猿，神农架的是马熊，其它一些目击者看到的，也还是熊和苏门羚等动物。

1987年7—8月间，笔者在鄂西北的神农架林区进行动、植物实地考察期间，又亲耳听到了当地乡民述说关于目击者与“野人”邂逅相遇的全部经过和当时的情景。到目前为止这是一次关于发现“野人”最近的重大线索。（报上已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现在还在进行着紧张的考察活动。

近几年来，国内外众多科学家都致力于“野人”的考察研究工作，尤其是美国、苏联和中国更为突出。在我国，“野人”考察的区域不断扩大，已由主要的湖北神农架林区扩展到13个省市自治区，而且在广西、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边缘地区的考察也得到了各个县政府和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开展了联合考察的活动。

总之，关于“野人”，虽然在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术界有持怀疑态度，甚至还有对它根本否定的。但在我国对于“野人”的考察研究活动却方兴未艾，不断前进。这不能否认与中国人类学的开展，以及我国已成为人类起源研究的新的中心密切相关。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现任中国“野人”考察协会执行主席、上海应用人类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人类学会理事刘民壮先生的关怀、支持与鼓励，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序言		(I)
第一章	古代的“野人”	(1)
第二章	“野人”形态、活动.....	(9)
第三章	中国——世界“野人”研究中心.....	(30)
第四章	神秘的美洲“沙斯夸支”	(84)
第五章	林海雪原觅“雪人”	(92)
第六章	科学探寻“野人”	(106)
附录一	从动物生态进化原则分析“野人”的存在.....	(112)
附录二	攫及人类起源问题.....	(117)

第一章 古代的“野人”

十九世纪，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曾说过：“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象梦一般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梦一般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

历史的长河在不断地流动，地球也在不断地转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在不停的变化之中。2500多年来，有过许许多多关于“野人”的报道和传说。起初，有关“野人”的报道只局限于一些目睹材料和口头上的传说，而这些目睹材料和口头上的传说和一些民间神话、民间传说及游记差不多，谈不上能作为旁证的大量材料和证据。过去这些材料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近年来，许许多多从事“野人”考察和研究的科学家和学者，已开始注意这些材料的重要价值了。他们认为这些材料虽然出现在民间神话、民间传说及游记之中，那么就很难说这些动物不是属于真正的新物种，甚至可能是灵长类的一两类变种，或者可能是人的原始类型。

千古传奇——中国“野人”

在辽阔的中国大地，有关“野人”的传说，大约已有

2000~3000年的历史，在古代的书籍中就曾有过很多生动的记载和描述。在翻阅和查寻了几十种文本书籍中发现，有关“野人”的外号和别名竟有几十种之多，多数人叫他“山鬼”、“毛人”、“黑”，还有些人称之为“獍”、“獠”，“赣巨人”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很难肯定在这些众多的民间神话、民间传说及游记中，究竟哪些是纯粹的信口开河，哪些却是如同铁一般的事实。所以在这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籍和众说纷纭的民间传说中，虽然也掺进了某些臆测和荒诞的东西，但是有许多东西还是我们可引以佐证和对探讨问题具有相当价值的“纪实”。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书《逸周书》中曾经这样说过，周成王时（约公元前1025~1005年），在我国西南的州靡国曾有人捉到一只狢狢（我国古代对“野人”的称呼之一）献进宫，“其形人身，跋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吐喽”。《古今图书集成》中，甚至给狢狢画了个像：披头散发，直立行走，一张颇似人脸的面颊，充满了笑容。这与现在鄂西北丛山野林中所出现的“野人”，倒是十分相象的。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以酷似“野人”的动物为题材，写了一首《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即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这两段楚辞如果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好象有个人站在山梁上，披着薜荔带着漂亮的松萝蔓。它既害羞含情又善微笑，那是羡慕我才善于风流作态呀”。“山中的象是带着杜衡草的芬芳，饮着石泉水，隐蔽在松柏树下，既然你是思念我又为何疑心重重呢”。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动物很可

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野人”，读来确实饶有兴趣。

屈原的老家就是现在湖北省神农架南（鄂西北）的秭归县，这是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山鬼”形象，就很难否定它不是这里曾经生活过的某种人形动物的真实记录。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曾对这首辞作了这样的注解：山鬼，“此盖深山所产之物矣。亦胎化所生，非鬼也”。这个注解更增加了它的可信性。

唐朝（公元617~907年）的史学家杨延寿，在《“南史”梁武帝本记》里活灵活现的描写了一群“毛人”出现在湖北的汇陵县（今神农架）。后来清朝诗人袁杖（1716~1798年），在他的《新斋谐》一书中说到，在陕西省西咸宁县（今西安市东）有一种似猴非猴、似人非人的类人动物存在。在他的《新斋谐初集》卷一中，又记“关东毛人以人为饵”，卷二中又记“大毛人攫女”二则，详见后述：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关东许善根，以掘人参为业。故事，掘参者须黑夜往掘，许夜行劳倦宿沙上，及醒，其身为一长人所抱，身長二丈许，遍体红毛，以左手抚许之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抚则狂笑不止。许以许之身自分将其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类，森森山积，置许石榻上，取虎鹿进而奉之，许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长人俯而若有所思，即而点首若有所得，敲石为火，汲水焚锅为烹熟而进之，许大啖，黎明长人复抱而出，身挟五矢至绝壁之上，缚许于高树，许复大骇，疑将射己，俄而，群虎闻生人气，尽出穴争来搏许，长人抽矢毙虎，复解缚抱许，曳死虎而返，烹献如故，许心始悟长人养己以饵虎也，如是月余，许无恙，长人竟以尺肥，许一日思家跪长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东方不已，长人亦潜然，复抱至采

参处，示以归路，并为历指产参地示相报音，许以此富矣”。

“大毛人攫女”：“西北妇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陕西咸宁县乡间有赵氏妇，年二十余，洁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闻墙瓦飒拉声，疑而出外，见妇赤身爬至墙上，两脚在墙外，两手悬内，急前视之，妇不能声，启其口，出泥数块始能言，曰：“出户溺，方解裤，见墙外有大毛人，目光闪闪，以手招我，我急走，而毛人自墙外伸巨手提我髻至墙头，以泥塞我口，将抱出墙，我两手掘墙挣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赵探头外视，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墙下，双手持妇脚不放，赵抱妇身与之夺，力不胜，乃大呼村邻，邻远无应者，急入室取刀，拟断毛人手救妇，力至而妇已被毛人拉出墙矣。赵开户追之，邻齐至，毛人挟妇走去如风，妇呼救声尤惨，追二十余里卒不能及，明日随迹而往，见妇死大树间，四肢皆巨藤穿缚，唇吻有巨齿啮痕，阴处溃裂骨皆见，血裹白精，溃地斗余，合村大痛。鸣于官，官亦泪下，厚为殓殓，召猎户擒毛人，卒不得。”

清代乾隆53年（公元1788年）编撰的《房县志钞》里记述了一个“野人”偷县令官印的轶事：“王公璋常养一猿，颇慧，献解人意，因纵眺之，任其出入。一日，忽失印所在，百计搜索不可得，已浹旬矣，公惊惧欲死，偶举者，见猿在屋脊上，唾掌作用印状，急呼之不应，穿树跳垣，顷刻杳然。不得已，合围而统毙之，印犹在其手云。”

据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纂修的《陨阳府志》载：房县“房山在城南40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长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地，不能伤”。

在今山东省南的曲阜孔庙里有一块画象石碑，上面刻有

鱼、猴和人的形象，三者并在一起。这是否反应当时人们的猜测、幻想，是否反映鱼、猴、人的进化联系，不得而知。在鄂西北的房县红塔公社高碑大队，考古工作者在汉墓群中，发现了一块铜铸的摇钱树九子灯残片，其中有“毛人”的形象，这个距今两千年的“毛人”是否还生活至今，它们的后代是否还在鄂西北的丛山野林中安家落户、传宗接代。

我国的《山海经》记载“赣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西汉的《尔雅》说“狒狒”如人，披发、迅走、食人；晋代的《博物志》称南方有“野女”，群行觅夫；唐代的《酉阳杂俎》说蜀石南高山有物如猴状，长七尺，好窃人妻，每从涧中拔石取虾蟹，作人言如鸟声。明代的《本草纲目》记载“野人”的各种异名，有所谓“山大人”、“人熊”、“山丈”、“山精”、“山鬼”、“山操”、“山都”、“山挥”、“旱魃”等。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渊源流长，幅员辽阔，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对于有关“野人”的传闻也抱有程度不一的兴趣，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记述了有关“野人”活动的踪迹，从而成为各历史时代、各社会文化和神话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怎样去区分哪些是神话，哪些才是有价值的真正的记载，即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真正的记载作为我们揭开“野人”之谜所必需的重要历史旁证。

在西方，有关“野人”的传说也有史已久了。古罗马把“野人”描绘为一种神，所谓半人半山羊的森林之神。而在中世纪，“森林之人”（Wodewose）则又是远古人的化身。在公元一世纪普列尼（Pliny）在所著《自然历史》一书中，就

提到有一种满身茸毛、黄眼獠牙、不能言语、一声嚎叫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林动物”。这种描绘显然不是那么具体而生动，难怪有许多人怀疑这并不是残存的人科动物，而可能只不过是长臂猿罢了。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提到利比亚有长毛怪。公元一世纪时梅拉（Pomponius Mela）把在非洲的塞拉勒窝内（Sierra Leone）出现的野人，轻率地断定为猩猩。在古罗马人的心目中，关于这些略具人型、浑身被毛的动物的印象也是十分模糊和混乱的。不过是一种敬仰的神罢了。

在古希腊，罗马人想象中的“野人”，常常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头上长角，身上被毛，拖着一条尾巴，这种半人半兽的“野人”形象是公元前580年雅典艺术家的创作。（中国古代对于“野人”有文字的记载约在公元前1025年，比雅典艺术家所描绘的半人半兽的“野人”形象要早大约445年左右）。半人半兽的“野人”形象在西方古典的文化世界里是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神话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神的形象。

在欧洲，关于“野人”的大多数的文字记载始于12世纪，而具体形象的描述则出现于13世纪中叶。“野人”故事广泛流传的全盛时期显然是在公元1350年之后，此后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时期，这种流传便逐渐地消声匿迹了。但并不等于说一点声息都没有了，也还是有例外的，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边远较偏僻的地区，直至今天，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一般仍然相信“野人”的确是存在的。

对于信奉迷信的人来说，“野人”即是神话中所出现的传统神的形象，又是顶礼膜拜的神灵。但对大多数地区的有关“野人”的各种神话进行对比、归纳。我们可以看出某些

共同的特征。“野人”不会说话，鼻梁塌陷，一副野蛮人相貌。他们有直竖和尖尖的山羊角，前额光秃无毛，颌下飘着长髯，浑身被毛。在一些地区，人们把“野人”的形象搬上了舞台，有的是作为至高无尚的神的形象出现，有的则是以小丑的身份露面。在舞台和露天戏中扮演野人是最令人感兴趣和高兴的事，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一个演员扮演“野人”，要求要远远超过普通演员的演技，正如现在舞台上小丑演戏一样，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实的基本功。但作为扮演“野人”的演员，就连神态、动作也要“野人”化，这是因为他是作为活的“野人”力量的代表而出现的。

尽管在西方古代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常有“野人”的描述，但是在当时的书信来往及官方的文书档案中看来却不见“野人”的行踪，更不用说被当作材料来保存，因为有的只是神话的传说。舞台上的演出，对于半人半兽的“野人”来说，在一些知名的学者（包括波什涅夫，巴扬诺夫和伯茨耶夫等）看来，按照人类学关于残存人科动物观点，还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原始类型的人。

对于西方古代有关“野人”的神话及传说，虽然传播广泛，种类繁多，历史久远，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当时的书信往来及官方的文书档案中很难看到，只局限于口头的传说，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些神话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更有者近乎天方夜谭，但并不能一味否定其参考价值，它之所以能被长期地流传下来，这可能于西方大多数人的眼里“野人”只是上帝奉献的神，只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已。对于这一切，只有等找到了确信无疑的实证以后方可加以证明。尽管如此，苏联的历史博物学家鲍里斯·波什涅夫还是确信，不仅今天有残存的人科动物存在，而且可以在古代希腊

和罗马关于半人半羊神、半人半马神以及农牧神等等传说中探索到他的远祖。是不是真的会象鲍里斯·波什涅夫所说的那样？“野人”是不是真的还存在这个世界上，科学家们正力图解开这个谜，人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章 “野人” 形态、活动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野人”的形态，然后再来描述“野人”的活动。在我们生活的整个地球上，生存着100万多种动物。它们的种类繁多，绚丽多彩，形态各异，生活方式不同。但是，尽管千差万别，它们都是由许多种组成的。种即物种，是生物存在的基本现象，是生物起源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每个物种内的所有个体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的形态特征和遗传学上的综合性状。这些特征的性状都是稳定而明显的。

“野人” 的 形 态

如果说在茫茫林海和偏僻的山区中，存在着一种高级灵长类——“野人”的话，那么在它生活的全部过程中，就必须体现这两个特征：形态和活动。在中国神农架，1976年11月，“野人”考察队编写了第一册《关于“野人”考察资料》（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办公室编印），据统计：截至1976年10月止，“野人”考察队在房县，神农架林区共发现目击者160余人，54次，发现“野人”62个。其中当年发现者14次。而在西方国家虽然多次发现过野人，但还不象在神